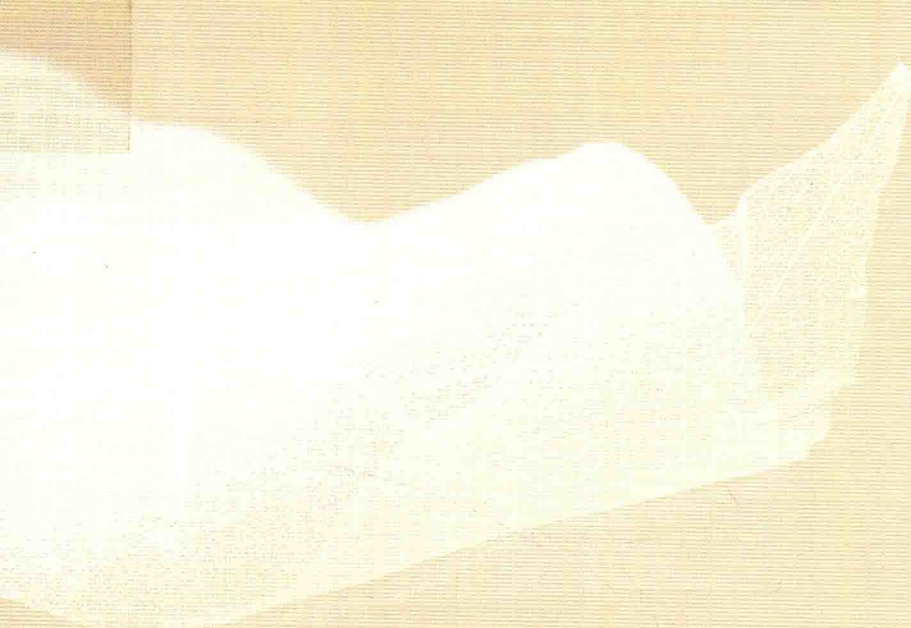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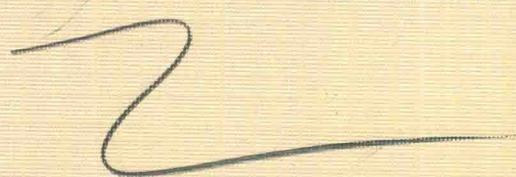




*TWO
WAY
LITERATURE
AND
LIFE*

双向度的
文学与生活

杨江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WO
WAY
LITERATURE
AND
LIFE*

双向度的 文学与生活

杨江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向度的文学与生活 / 杨江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2170 - 9

I. ①双… II. ①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8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王桂荣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68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读书与人生，这两者，在本部学术随笔集中有机相融，互相佐证。生活的体察与文学文本触发的思索紧密相联。生活的问题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答案，文学世界能够实现绝佳的救赎。包罗万象的文学里，可以有百科的知识、学理的探究，但文学的本质意义却是它所给予人的最柔软的关切与最深入骨髓的锐利。当人跌入谷底之时，它会是救命的德泽。本书意在指明文学与生活的双向影响关系，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心理调节与指导功能，可作为陪伴读者心灵成长之用。

作者简介

杨江平，女，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专著《西西弗斯群像》1部，在《光明日报》《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世界文学评论》《中华读书报》《社会科学报》等中外报刊发表20余篇论文，参编《大学语文》等著作5部。目前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

封面设计：光天文化设计工作室
longhuidesign@163.com

山东省一流学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山东省一流学科山东师范
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中文书系编委会

主 编：魏 建 杨存昌

策 划：杨存昌 贾海宁 王兴盛 张丽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化学 孙书文 李宗刚 李海英

杨存昌 杨守森 邹 强 张文国

张丽军 张金霞 陈元锋 陈长书

周均平 潘庆玉 魏 建

序言

已经给我的多位博士以博士论文为主的专著写序，但为学术随笔写序，这是第一次。

在细读全书的 35 篇随笔后，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向读者乃至学界推荐的随笔集，行文中不断有生活智慧与学术灵性的闪光。

在生活的智慧之光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母亲的爱好与达观，父亲的忠告，失父后的痛彻心扉，看到了作者与丈夫恋爱结婚的过程，乃至女儿长大后因她而发生的对生命之爱的深切感悟，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掩映在对外国文学旁征博引的绿荫下。在学术灵性的闪光中，我们看到很多篇章直接从讨论西方文学入手，于是从希腊神话到当代西方文学，无一不在审视的范围之内，然而又不是刻板的论述，而是悟性珍珠的串联。从法国当代作家莫里亚克讲到剧作家易卜生，而家庭就是这篇随笔的串联线，因而所有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讨论又都被生活化。可以说，这部随笔集就像是大海退潮后作者为我们捧来的一堆闪闪发光的贝壳，并且每只贝壳上都有生活之海与外国文学之海的双重印记，这也使得这部随笔集处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交汇点上。

接近 30 年前，山东省社科联学会部的杨录年部长来到我当

时任教的山东大学（我为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的事务经常与社科联学会部联系而认识杨部长），为考入微生物系的女儿转入中文系而忙碌。当时重理轻文的风气已经很盛，有人诧异其女儿反潮流的专业选择。六七年后杨部长的女儿也就是本书的作者考取了我的博士生，在此之前她还尝试过文学创作。我叙述这段历史是想表明，本书作者并非是为稻粱谋而是以生命的全部投入喜欢文学的。这也是她将生活文学化、文学生活化的动因。当然，我如此推荐这些随笔，并不等于我完全认同这些随笔的观点，譬如对丁玲与陈明爱情的分析、“烂剧才是人生”等，不过这是见仁见智的。

当下学科越分越细，很多人硬着头皮去学专业，其实这很容易导致厌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在其中，没有学不好的专业与知识。因此，这部随笔集是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外国文学专业学子的福音：在“润物细无声”的有趣的阅读中，就畅游了外国文学的海洋。

高旭东

2018年3月31日于北京天问斋

目 录

当家庭关系的面纱被撕裂	1
爱在日落后	5
复杂精严的神族之网	14
愚蠢到极致的爱	23
和一个作家的缘分	33
“平庸的恶”	39
孩子的眼泪	44
“挺身而出”这种美德	52
爱情中的自卑	58
什么是纯情	63
命运女神的织线	68
凡人的有条件与神的无条件	72
梧桐花与萨福	75
芦笋的骨气	76
作为贝多芬和海顿合体的莫扎特	79
人类如春天的花朵，自开自灭	83
怀疑人生的时刻	87

荒唐人生最后的猥琐	93
“修养” 这个问题	98
渴望与众不同	103
胖子的内涵	109
烂剧才是人生	115
论大扫除的乐趣	119
“任劳任怨” 是个恶毒的词语	125
作为外交辞令的用语	129
边界内的暧昧	132
记忆与忘却	136
请对你的工作保持最大程度的尊重	141
切勿美化苦难	146
焦虑的阴影	149
“颜值” 这东西	153
绝对主义道德评判	160
混沌与创世	165
扛天的阿特拉斯	171
头顶的星空	176
后记·一本缘起于“心灵不适”的书	179

当家庭关系的面纱被撕裂



都说家庭是心灵的避风港，是吗？

人类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隐秘处污渍斑斑的华丽丽的袍子。平日里你立足于这华丽的外在，“岁月静好”，一切相安无事。而一旦得以窥见内里的肮脏，你会怎样？

战争的风云，时代的剧变，谋杀案件的可怖……凡此种种，似乎都比不过和风细雨的家庭里那种最无事的表象下隐藏的悲哀来得更深入骨髓。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留下了一些老朽甚至如秃鹫一般的肖像照片，却被誉为是“法国王冠上最美丽的珍珠”。他之所以成为国家的“珍珠”，并非是因为讴歌了故土的大好河山，而是不惮于将最锐利的针砭刺入那个国家的每个细胞中去，对这些微小细胞毫不留情地抽丝剥茧，整个社会阶层，整个国家体制，都被解剖得入木三分，令人不寒而栗。

他是一个敢于直面最残酷的真相的人。最残酷的真相，莫过于打碎人们的幻想，告诉他们在貌似最坚固的堡垒中，却是有着最易被击破的角落。令人叹惋的真相，正是我们对于家庭、对于血脉亲情、对于姻缘爱情的信仰，恐怕仅仅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而已——在很多时刻。你以为你是生活在一座美轮美奂的伊甸园，风暴来临的时候，你才恍悟自己一直身处一片“爱的荒漠”。

并不似莫里亚克那般拼了全力要撕烂家庭的虚伪面纱，易卜生只是浮掠几笔，却也已深深地把利针扎进了温情的肉里。《玩偶之家》，或者说是《泥娃娃的房子》（英译 *A Doll's House*），简直就是一个恐怖故事，丈夫海尔茂真人与假面之间的巨大落差，真真是让人“活见了鬼”！总觉得“泥娃娃的房子”这个意象更形象、更准确地传达了故事的内涵。这个故事可以说就是写一栋大房子是怎么变得越来越逼仄，而一个泥娃娃又是怎样有了自主的呼吸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过程。房子再大再舒适，竟然渐渐地没有了主妇的容身之地，这着实令人心寒；而泥娃娃浑浑噩噩数十年，从父亲家的泥娃娃做到丈夫家的泥娃娃，终于一朝梦醒，毅然决然要脱胎换骨，又不能不说是一出掺杂了失落与绝望的喜剧。类似于鲁迅比喻当中的铁屋里的人，昏沉沉将要死灭，是该唤醒呢还是唤醒呢还是唤醒呢？易卜生当然是要唤醒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娜拉归还了戒指，自己对自己宣布了自由，迈出门之后的路固然崎岖艰涩，却也未必如鲁迅所预言的那样悲观，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或者死掉。伟大的莎翁，放言“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数个世纪过去，*Frailty* 和 *Woman* 的对应，依然余音袅袅，不知合了多少人的心意，然而我们的娜拉，却要打碎这魔咒了，尽管她只能净身出户，尽管她已在家庭的樊笼里把一腔热情和才能都献给了她的“床畔陌生人”和俨然已演变为新的泥娃娃的孩子们。她可以不走吗？她隐秘的债务眼看就要还清了，她一向崇拜的丈夫眼看就要升官发财了……她不能。“留下来的娜拉”阿尔文太太已经以身试法，证明了此路不通。阿尔文太太也曾何其果敢，结婚不到一年就从家里跑了出去。但她终又折翼而返，是因为听从了糊涂牧师的规劝，打算“死守妇道”。死守的结局绝不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只是在死路

一条中被无数的鬼所缠绕，终至窒息。这便是《群鬼》，是比《玩偶之家》更凄惨的人生选择。在假面揭穿之后，与其劳神地维系，不如放自己一条生路……阿尔文太太不明白这个道理，娜拉明白……面对娜拉离去的决绝，海尔茂方才知悔过：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意识到“屋子空了，她走了”的瞬间，海尔茂心里闪出新的希望，他开始祈望“奇迹中的奇迹”，这是他要改过的讯号，也是将来他们夫妻能够复合的前提。而从前的娜拉，那个依偎在丈夫身边言听计从的“小松鼠”“小鸟儿”“小宝贝”，是没有个人尊严可言的，她只是海尔茂预设中谦卑的驯服工具而已。因此，关于“化装舞会上穿什么衣服跳什么舞”这样的芝麻绿豆琐事，都要丈夫来下旨。娜拉投其所好去跳土风舞这种曲意逢迎的举动，海尔茂完全不以为意。他拒绝向娜拉表示自己的感谢，一个女人，去做男人的摆设，竟然是义不容辞理所应当的。

易卜生是个“伟大的问号”，他不愿意去作答诸如娜拉走后会怎样，娜拉不走又会怎样这样的问题。他揭开了疮疤，就转身离去。但他实际也已经作答，用其他的相关作品，用互文的隐晦方式。

我钦佩于这个家常故事中的挣扎。一幕幕的日常场景，有圣诞的欢愉，有盛会上漂亮的妆扮，有永远的备胎的忠诚守护，有三个长着“苹果和玫瑰花般”小脸的孩子。娜拉完全可以低头，完全可以在寂寥的大房子里继续优渥的生活。家务事里无是非，不须讲原则，最难得是糊涂——这被奉为经营婚姻的金科玉律——只是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而真相则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有原则的，即使有个人的立场作祟——但那会是对那个个人来说的原则，而并非没有。固然相当多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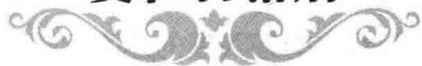
刻，在家庭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理心理空间内，是可以选择无视的。但当大风暴来临之际，亲人之间的刻意相疏，会不会令人齿冷、肝颤？

我常常穿越历史的风口，步入上世纪那个黑色幽默从不落幕的荒诞时期，看到那一纸纸“断绝关系”“划清界限”的声明，那就是一声声的惊雷，要劈裂我们愚妄地执着于“血浓于水”的狂想。那是严重化的娜拉海尔茂事件，面对比娜拉伪造签名的违法事件更严重的态势，海尔茂们的反应千古不变地一律都是明哲保身；面对比“同林鸟夫妻关系”更切近的直系血亲，古希腊人为蒙冤的血缘至亲所背负的雪耻义务早已烟消云散，现代庸人只剩下了仓皇的“各自飞”。与生俱来的亲情，到底有多可贵？莫里亚克让苔蕾丝·德斯盖鲁（《苔蕾丝·德斯盖鲁》）去寻找“真正的亲人”——与那与生俱来或法律意义上的亲情不同的——精神上的亲人。精神上的契合，才是真正的亲切。卡夫卡也早已参破那份执信，他说，最亲的人反而是最大的羁绊。因此，不要问他为什么三度悔婚了吧。

诚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阅读名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公民。经典并不能教人去做一个“好人”，可是难道是要教我们做坏人么？我想，应当是要做一个丰富的人吧。读得越多，你思想的旷野越大，你的呼唤可能会愈加辽远。这种呼唤，无关道德，无关教条，无关切身的俗务。

因此，尽管我感恩我拥有可亲的家人，我依然深爱着热衷于揭疮疤的莫里亚克，深爱着让娜拉留下悲怆背影的易卜生。波澜不惊的一潭水，是当不起艳羡的死水，而四面漏水充满裂缝的人生，未尝不是完满的人生。

爱在日落后



十多年前，我的师兄，从美国访学归来，站在教学楼光线昏暗的走廊里，跟我们讲“流散文学”，之后这个新鲜词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

说到流散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 20 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俄罗斯最有个性的文化精英，几乎都因为战争的、政治的各种原因，流亡国外，客居异乡。这样的一拨拨文化巨作，在时过境迁之后，俄罗斯开始接纳它们的回归。而中国流散到海外的华文文学，拥有世界上堪称最庞大的侨民群体背景，却并没有寻到足够壮大的中国大陆读者群。这么多年里，谭恩美、汤亭亭，包括哈金，都已经成了耳朵里的老茧，我也没有兴趣去关注。

然后，大概是机缘来了。

那天在书海里看到《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我知道，我要读它了。它与我命定的缘份就在这一刻到来。就像书中的映映一样，见到那个猥琐地喊着“开瓜”的男人，竟然会有一种预感，知道自己将要嫁给他。映映用心灵的眼睛看到一切危象。当然，我与《喜福会》的最终相会，终究还是一种幸运。

结束了在这本书中的徜徉，有各种情绪袭来。结构与视角精

巧、考究，毫无疑问小说在技术上是高超的；而旧习俗旧宅院、新世界新生活的两重天的场景切换，又令情感的暗流在其间汨汨流淌，故事的火焰或明或灭，小说在人物心绪逻辑的设计上，又同时是高明的。

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母语是 American English。我读到的这版，是同样身为作家的程乃珊的译本。英汉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译文实在是做了很大程度的补充与加工。英文是很简洁的，程译本把很多的言外之意及未必是作家原意的话，都实现了无痕添加。我倒是认为，如果能采用译者注的形式会更好一些。当然，单就程译的文字来说，是很精妙的，遣词造句非常收敛、冷静，极尽推敲，是我喜欢的风格，但却是一部不忠诚的译著。尤其是还有些漏译的地方，还有些“意到笔不到”译不出来的地方。但这些并不可苛责，何况，作为一个作家，程乃珊应当是把原文作为了再创作的素材，遇到“冰山风格”的句处，她就会忍耐不住要自行铺陈延展。这一种“归化”的译法，英译二传手林琴南，早已经作为先驱在特殊的时代成功地实践过了。

程译最大的不足，是无法准确传达原著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言语风格。Suyuan（应当译成“夙愿”，程译本译为“素云”）的叙述中，夹杂了很多罗马化音标编码的汉语拼音，那种英文生涩词不达意，或者说出于文化的隔膜，更愿意使用母语畅快表达的感觉，在追求语言风格流畅的程译本中，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在19世纪俄国小说的汉译本中，法语单词都是要用特别的字体标注的，或者至少也要页下注。很遗憾文风具有特殊力度之美的程译本有这样一个瑕疵。好在如今的年代，在获取资料方面，太过便捷，我们有英文本可以参照，原文强迫症患者基本可以放下他们的担忧。更何况，说实话，我更喜欢的，还是中文的畅快表